

文選李善注

冊五

文淵閣書目

卷一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

翟闢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左氏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循心

以爲量者存乎我

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言建功必因於物故

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

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

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

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獻欬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時啓

於天理盡於民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

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

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

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

皆有此情孟子曰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

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

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

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

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

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

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鄭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將誰讎乎而時有絃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

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歐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刀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

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絃服入廟居即閑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絃服黑

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財

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

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

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

文
選
卷四十六
一
中華書局聚

反國政由審氏祭則寡人是以君夷鞅鞅於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

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

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

室見郅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

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

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

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

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

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

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

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

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

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覩其可安危之理

斷可識矣又况乎饕高士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

者哉敦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隱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

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懷隤申宮警備設

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

鞅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

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墜巨危機將發而方

偃仰瞪直眄孕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坤蒼曰瞪直視也笑古

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

運盡必於顛仆赴音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

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

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

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震主之勢位莫

威焉震主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

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

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

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

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疊積

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獸荼毒之痛豈不謬

哉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

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

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

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東晉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爲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

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爲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鍾毛詩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麗遂往而不反春秋

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尙其道神明其位
東京賦曰豈如

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
拓

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拓

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家

垂固萬葉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考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撥

秘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
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鄭莊子孔子曰夫造

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皇上以徽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徽哲文明又曰天

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隆周之卜既永宗

漢之兆在焉楊雄河東賦曰眠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

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 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

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

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 晷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

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五方雜遝合四隩來暨

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 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

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薦敖為宰擇楚國之令

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

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

實 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章程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

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

具 國容砥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薦敖為宰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轎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

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轎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轎軒使采異代方言辨亡論

曰轎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蒞莖素毳昌并柯共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蒞莖素毳昌并柯共

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

顏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

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束牽

其犀軼余曰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

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叩竿之君長欲願爲內臣妾請

吏北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閒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

往往閒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隱既弭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

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

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

靈司馬相如諫獵曰躔直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

曰犯屬車之清塵曰躔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

文選卷四十六五中華書局聚

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

預左氏傳注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神也祇地神也周

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思對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錢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

萬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錢燕禮曰小臣戒有詔掌故爰命司歷

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洛飲上巳並已見上

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陞鄧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廕苑太

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輦道纒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塗陞郭

璞曰陞阪也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嵬古葱翠

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

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周禮曰

同為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棊枰再重杜子春日棊枰行馬也閱水環

階引池分席敷逝賦曰閱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膚緹徒

騎搖玉鸞發流吹

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

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

玉鸞之嗽嗽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賦曰天動地岌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

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

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纒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牽虹旗於玉門

蕝芬藉觴醕亦泛浮

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及魚其蕝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醕旨酒也

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

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謏三禮圖曰筍

虞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簋崇牙樹羽

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據

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

鳳皇龍文飾轡青翰侍御

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

來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

波之中

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袂服

縟川

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揚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袂服

叢臺之下者一日成市故以殷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

張載劍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上膺萬壽下禋氏移百福毛詩曰

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禋福毛詩曰介爾百福

曰斜金駕摠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

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

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

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

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

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

其獨適者已

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

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

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山海經曰大樂

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

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

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

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

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旣徙延喜

之玉攸歸

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

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入風循環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鈴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

玉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

時

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垺之慙

周書

曰膺受大命華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數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

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垺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

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

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

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闡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

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皇帝體

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

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

私法含弘而不殺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蹟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

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

爲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
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
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
南子曰履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
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
之上猶且具明廢寢與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
也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與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
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
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可謂巍巍弗與
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峻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
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
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
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峻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
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
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
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
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
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
其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